



# 嫌疑 人



SUSPECTS



邓科 | 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邓科|作品

嫌疑人  
X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嫌疑人 X / 邓科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9-4660-3

I. ①嫌…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0938 号

书 名 嫌疑人 X  
作 者 邓 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660-3  
定 价 26.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自序

虽然我是一名导演，但儿时的梦想其实是做一名作家。也许“导演”和“作家”之间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故事”的讲述者，不同的是，一个用文字一个用影像。

2010年我完成了电影处女作的全部工作，紧张的拍摄过后虽然收到了来自多方的赞誉，但同时也让我冷静下来思考我与电影的关系。我会一直坚持导演的修行，但不可否认，电影之于我确有一丝遗憾：总有一片领域是影像无法表达的。

我是一个被小说点燃激情转而投身电影的创作人，我毫不掩饰对小说的热爱与追捧，甚至把小说放到一个介乎于电影之上的高度。我青睐小说的原因是，它比电影更加注重故事的表达，更拉近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并且它更少地受到“污染”！

放弃小说转投电影，实为无奈之举，因为我的文字功底确实大大地逊于我的镜头语言，累计几十万字的N本小说，无情地被编辑一次又一次地退回，在我四面楚歌，现实终于照进梦想之际，幸运地抓到了电影这根救命稻草，找到了一个表达的出口，得以继续我的创作。感谢出版人单志丹先生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策划编辑郭光森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支持，《嫌疑人X》才能顺利出版，算是抚平了我心中多年的痛。

《嫌疑人 X》最初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创意，因为是一个玄幻体系的悬疑电影，在创作之初我们便为它设计了详细的世界体系、价值体系和人物角色，可是渐渐地我们发现，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剧本无法承载故事的全部，而那些精彩的内容我们又不忍删去，无奈之下，我们决定暂停电影剧本的创作，以小说的形式将故事全面展现出来，希望在电影问世之前，读者们能详细地了解这个故事。

坦白地说，由于习惯了多年的电影思维，动笔时难免有所束缚。习惯了影像叙事的我，总是不满足于单纯的文字表达，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润稿人李林，感谢她能不厌其烦地纠正我顽固的“导演定式”，感谢她为本书付出的努力。

## 序 二

当主角举起手枪、选择走向未知的那一刻，我也跟着他走向新的未知。人总是踏入一个个未知，然后与假想敌搏斗，跌倒，爬起，直至战胜后走向新的未知。

这个假想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打败自己，决绝地踏着过去的自己，走向所谓的未来，是每个人都在反复做的事情。

当然，实现这一点，你还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弱点，从而进行更强有力的攻击。

最初和邓科合作的时候，是痛苦而折磨的。影像和文字有着太多的冲突。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迫自己跟着书中的主角去探索，去挖掘身边的秘密。渐渐地，我也就变成了剧中的人物，变成有血有肉的“生命”，不是我们在创作他们，而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他们就会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只是倾听者，并且忠实地记录下来。

联合编稿 李林

# 目录

## CONTENTS

- 楔子 / 001
- 案卷一 端倪初现 / 009
- 案卷二 隐火重生 / 021
- 案卷三 神秘伴侣 / 035
- 案卷四 记忆碎片 / 049
- 案卷五 形色证人 / 061
- 案卷六 幻影重现 / 073
- 案卷七 鬼脸般若 / 085
- 案卷八 心理推手 / 101
- 案卷九 夕之朝露 / 115
- 案卷十 傀儡娃娃 / 129
- 案卷十一 消逝街道 / 141
- 案卷十二 罪恶影像 / 153
- 案卷十三 夜探巢穴 / 163
- 案卷十四 点水成冰 / 173
- 案卷十五 告白假面 / 183
- 案卷十六 浮世畸零 / 195
- 尾声 / 211

# 楔子

黑暗，一片诡谲的黑暗。

他凝神静听，辨别自己的所在。

沉重的喘息着、器械碰撞的叮当声，和着他不安的心跳，咚，咚，咚，节奏越来越快……强烈的不安席卷而来：这到底是哪儿？

“唰！”一道耀眼的白光射来。他循着光的方向望去，是几名身着无菌服的医生正紧密围绕在手术台旁抢救伤患。

立在手术台旁边的是一个点滴架，上面悬着血袋。惨白的手术床旁，那猩红的颜色格外醒目。沿着胶管，血液蜿蜒缓慢地爬入那个被救治的人的身体，活像一只吐着毒芯的细蛇正逼近着它的猎物。

可奇怪的是，没人注意到站在阴影处的他。这场景就像在剧院里看戏，台上的人热衷表演，台下的人寂静无声，两个世界互不干扰、同时进行。

他试探着靠近，仍旧没人注意他，于是他胆子大了些，挺直腰杆向前走，还故意把步子踩得很重，可那群人却还是置若罔闻。

他数着自己的步子：一、二、三、四、五……



## 嫌疑人X

就在他跨进无影灯照射范围的那一刹那，“哒”，所有的人几乎同时停下手头的工作，转头看向他。他木在原地，惊恐地发现自己成为了所有目光聚焦的焦点，而一切声响也在此刻戛然而止。

对峙。

静默。

时间和着输血袋点滴的节奏，分秒流逝。

突然间，那些医生如惊弓之鸟一般慌乱地收拾好手术器具，迅速撤离手术台。那些人影一跨入黑暗，就立即消失不见。

现在，只剩下他和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生死未卜的人。

说不清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还是嗜血的本性在作祟，他走上前去仔细端详那个被晾在手术台上的病患。

那个人的眼角似乎有泪。他凑过去，想看的清楚一些。当他的脸几乎要贴上去的时候，那个人忽然睁开了眼睛！

“啊！”他大喊着猛地坐起，大汗淋漓。他环顾周围，发现这儿根本不是什么手术室，除了他自己之外再也没有别人。原来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只不过，这梦有些过于清晰、真切了。

可是，现实中的一切同样让他觉得陌生。

一个未知的、全然陌生的空间；一个破旧的、荒无人烟的处所。

眼前这间屋子是典型的木质结构，搭建屋子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完整的原木，这种建筑易引起火灾，在干燥的北方很少见，而原木发胀松脱的外皮恰好帮忙印证了气候湿润这一点。屋子的墙壁上已经出现了许多虫蛀鼠咬的痕迹，甚至有了透光的孔洞，看来是许久没人打理了。木屋是南北朝向的，屋门虽然设在北侧，但是窗户有两扇——南北各一。这种单屋对开窗的设计显然不符合一般的建筑设计原理，除非这屋子有某种特殊用途。

屋子里面的陈设也极其简单：一张床板已经塌陷了的单人床，一个简

易的四角方桌以及一个一人高的试衣镜。而自己则坐东朝西，待在屋子正中央的冰凉地面上。冷冷的晨光从窗口渗入，从他的身后洒过。他对着地上的暗影苦苦思考：

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留意到面前不远处的试衣镜，决定去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模样。他挣扎着要站起身，却忍不住“唉哟”一声，好痛！他下意识地用手按住疼痛的左腹部，却有一种粘湿温热的感觉，摊开手掌迎着光一看，竟然是血迹！他撕开左腹部疼痛区域周围的衣料，露出一个圆形孔洞的小伤口，伤口外侧的皮肤有一些焦灼感，粘附着已经黏稠的血迹和淡色液体。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用食指的指肚轻轻按压伤口周围的皮肤，直至摸到一个硬块。他手指上稍微一加力，就疼得满头大汗。

是枪伤！而且不幸的是，还有弹片残留在体内。现在这种温润脏乱的环境最容易造成感染，必须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他左手捂着伤口，右手支着地板想要站起来。第一次尝试用力，却摔倒在原地。自己的右腿已经麻木。他拼命地用手拍打右腿、放松自己的肌肉，直到有了酸胀的感觉，又第二次尝试，终于站起身来。他一瘸一拐的挪到试衣镜前面。镜子里映照出的镜像让他更加不知所措：这个颓废无神的人难道就是自己么？深深塌陷的眼窝，苍白干涸的嘴唇，胡子拉碴的脸，而且，身上还穿着一件血迹斑驳的囚衣。他觉得镜子中的人有些眼熟，恍惚在哪儿见过……

他不禁倒吸一口寒气：这不就是刚刚梦中躺在手术台上的男人么……

被这张面孔搞的不知所措的，还有这个小镇附近的警察。这芝麻大点的地方，多少年来连件盗窃案都没有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此次事件在本地掀起了轩然大波。上头发来消息称，会尽快派出最能干的省厅刑警支持，但是在此之前，当地警方要联合附近几个镇子能够调配过来的一切警力，

## 嫌疑人X

抓住时机连夜搜山。没有先进的搜索器材，当地警方只能依靠嗅觉灵敏的警犬，在能见度极差的黑夜里引路。警员们的手电筒发出的微弱的光，在漆黑绵延的山脊之下，顽抗地照耀着。

连夜搜山毕竟不是什么舒服的差事。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警方不休不眠地搜寻，却仍旧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搜索队的警员多少有些懈怠，甚至想就此打道回府交差作罢。忽然，一只警犬展示出超乎寻常的欣喜，它绷紧绳索、加快速度，一个劲儿地往东南方向疾走。负责牵引警犬的警员连忙启动对讲机，报告东南方位有情况，请警队同志速来支援。此时，东方已经微微泛白，搜索队的警员们默祷着，希望前方就是崭新一天送给他们的礼物……

他努力告诫自己要保持镇定，那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现在的他更需要把控好眼前的现实。左腹部的伤口出血不是很严重，推想当时的射击距离应该较远，所以伤势不重，如果能及时就医避免感染就不会有大问题。他脱下身上破旧的囚衣，内里外翻叠成一个方形的布包，搭在伤口上阻隔灰尘。接着他试图在这间破旧的屋子里面找些可用的药品或者与外界联络的工具，可惜都是徒劳。他挪到北侧的窗口前，放眼屋外。

这间木屋处于制高点上，视野很开阔，能够俯瞰附近的情况。看来自己推断的没错，这个屋子不是民宅，而是给守山人居住的“哨所”。极目远眺，是一片森林，慢慢过渡为灌木丛。盛夏时节，一片欣欣向荣，和自己颓丧的形象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远处，一些黑点不断地向着木屋聚拢，并且快速有序地移动着。他眯起眼睛仔细辨认，脑海中也开始搜索着那些隐匿在记忆深处的画面。

他记得行驶中的警车突然冲出护栏，猛烈地撞击到山体的岩石上，强大的冲击力使坚固的警车扭曲变形……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身着制服的伤员痛苦地呻吟着，颈部汩汩的冒着血……还有

转身那一刻飞来的、猝不及防的子弹……

“我是逃犯？”闪现的记忆让他立即感到不安。他不记得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木屋的，就只是这样掐头去尾的一段记忆碎片，折磨得他头痛不已。他用双手使劲地撕扯自己的头发，试图转移这份疼痛。撕扯间，他瞥见自己的掌心有鼓胀的划痕。他摊开手掌辨认，依稀看得出是两个字。他在那件破旧的囚衣上反复擦拭，直到看得清楚为止：

陈，蓉。

看看写这个名字的方向，应该是自己写上去的没错。沿着字的线条已经肿起血印，这名字该是被反反复复勾画无数次了。这该是个很重要的名字。会是谁呢？自己的朋友？至亲？敌人？他毫无印象。

但是现在有一点十分明确：外面这群人不是来营救自己的，而是来抓捕自己的！如果就这样被人稀里糊涂地逮捕归案，只会让自己更被动。无论如何，走为上策。

可是他每挪动一步，都会连动左腹部的伤口，撕扯着的疼痛就会令他难捱不已。他发觉，此时伤口周围的肌肉已经呈现出无光泽的暗红色，这是感染的前兆。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灰尘和汗渍会加重感染的程度，使肌肉腐烂甚至是危及自己的生命。看来残留的弹片是不取不行了。他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把囚衣塞在嘴边狠狠咬住，右手的手指缓缓滑到伤口附近，轻轻按压，确定好弹片的大致方向后，猛地把手指插进伤口，用力一探，一抠！他全身的皮肤在剧烈的痛楚下猛然绷紧，豆大的汗珠沿着他苍白瘦削的面颊滚落，可还差一点！他的左手辅助着舒缓伤口周围的皮肤，随着舒展的呼气，把弹片一点点的送出来。寂静的木屋中，只有那断断续续强自忍耐的喘息声，显得格外的浑浊沉重。

弹片取出以后，原本快要结痂的伤口又开始出血。他胡乱地啐了唾液在伤口上，然后蹒跚到北窗附近观察。那些原本还不太清晰的黑点，此时

## 嫌疑人X

已经显出了明显的轮廓。他慌张地蹲下，犹豫着如何是好。这一览无余的木屋里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处……

警察们在警犬的带领下来到了小木屋前面。警员们兴奋之余，更多的是忐忑：这一次的逃犯共有三人，从资料上看，其中两个都是危险分子。现在有几个人藏在这个木屋里，具体是谁，有没有可能装备武器等等情况，他们都不得而知。一些稍显年轻的、资历浅的小警员，此时已经憋红了脸，腮帮子鼓鼓的，握枪的手也有些颤抖。带队的是当地一位老资格的警员，他沉着的多，不动声色地打手势，示意人们蹲下，身子低于木屋的眺望窗，然后迅速靠近木屋，紧贴着墙壁，集结于木屋破旧的木门边。

松动残破的木门随风摆动的愈加强烈，和着人们心底忐忑不安的节拍。

带队的老警察侧耳倾听着木屋里面的动静，屋里面的陈旧木板发出啾啾呀呀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放轻脚步弓腰行走；他把耳朵贴得更近了一些，隔着一层透风的木板，他似乎能够听到犯人紧张而又急促的呼吸！老警察握枪的手心都是汗，他告诫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更要稳住局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熟练地给枪上好了膛，同时用手势命令其余的人紧跟在他的身后作掩护。他大声喊叫着：“屋里的人，你、你们听好了！这个木屋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挣扎……也无济于事，劝你们赶紧投降！”

“哑……”所有的警员都如惊弓之鸟一般，用枪对准了声音的来处，却发现只不过是一只偶然停落的乌鸦在哀叫。

老警察眉头一皱：大家已经疲惫了，现在是草木皆兵。

与其这样，倒不如速战速决！带队的老警察打定主意后，拍拍自己的胸脯，指着屋门。其余人明白他的意思，把枪举到耳边待命。老警察静静地踱到木屋的门前，调试好自己的呼吸，“哐当”一脚踹倒了本就不结实的木门，接着一跃而入，对着屋里面的人影，“啪啪”就是两枪！

屋外的警察听到声音，连忙冲进屋子里支援，却听见老警察大声制止。

老警察站起身来，走到那“人影”处——原来只是一件被丢弃的囚衣。

这里早就人去屋空了，空空的地板上，只有一颗沾着血浆的弹片闪着瘆人的寒光。

老警察捡起那枚弹片，皱着眉仔细端详着。上面的血迹还没有凝固，说明犯人刚取出子弹离开不久。而从这个残留弹片的大小来判断，这个犯人的伤势不算轻，应该逃的不快。老警察注意到北边的窗口，无疑，这就是犯人唯一的出路。他安排属下们沿着北麓继续追捕，可自己却在心里盘算着：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忍痛取出弹片逃脱追捕，这犯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抓得到的。好在省里派来的警官林子光马上就要赶到了，有他在，什么疑难案件都能迎刃而解……



## 素卷一

# 端倪初现

“天下无我，我只是个代名词。”

天刚刚透出些许微光。

一辆吉普疾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之上，车后尘埃飞扬。

这蜿蜒盘旋的山路着实让从小就在平原长大的许涛吃不消，这一路开过来，颠的许涛是七荤八素，他看着身边神态自若的林子光，忍不住抱怨：

“头儿，一起车祸而已，犯得着您亲自出马，大老远的驱车办案吗？”

林子光不予回答，他目测快开到事故发生的拐角了，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抓稳了。”

还没等许涛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林子光已经顺着车祸时撞毁的栏



## 嫌疑人X

杆口，径直地开了下去，吓得许涛脸色发青，大声尖叫。

林子光拉下手刹，紧急制动，车子在偏离山路不远处停下。许涛推开车门，四肢酸软地瘫到地上，一动不动。林子光只是瞥了他一眼，没再多说什么，下了车直奔警戒线的方向。

林子光是个将近四十的经验丰富的刑警，他的脸上写满了超过他年龄的沧桑。他脸部的线条和他的人一样，刚硬冷峻、棱角分明。奇怪的是，林子光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出差办案都会自行携带饮用水和急救包。年轻的副手许涛曾问过林子光这样做的原因，但是都被林子光一带而过。局里有许多关于林警官的风言风语，说他曾经因为一起案子受过巨大的刺激，自那时起就落下了疑心症，惯于独来独往，对周遭的人和事充满猜忌和不信任。不过虽然许涛入队不久，林子光对他倒还算是青睐有加，办案时常委以重任。虽然许涛有时候吃不消林子光的做事风格，但二人总得来说还称得上是配合默契。

两人熟稔了以后，许涛也就了解了林子光性格孤僻的原因。他也曾好意劝过林子光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做些减压运动，但都被林子光固执地拒绝了。许涛也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渐渐地，许涛发现，林子光很讨厌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

特别是讨厌“医生”干涉自己的生活。

刚刚的特别出场引起了在警戒线附近驻足已久的记者同志们的注意。他们满脸兴奋，拿着相机蜂拥而上，把林子光、许涛围了个水泄不通。的确，相较于平静无奇的生活，当年的重案犯在押送途中逃离实在是个很赚人眼球的话题。嗅觉灵敏的媒体怎么舍得放弃这个宝贵的新闻呢？

“林警官，你怎么看待这次车祸？您认为是单纯的意外事故还是蓄谋已久的犯罪？”

“听说车上运送的逃犯包括当年备受争议的化学家李柏辉，请问这个消息属实么？”